



1 4  
1555  
200





14  
1555  
200

霽山先生集卷第三

白石樵唱

鹿城晚眺

郭璞卜東嘉城基有白鹿街花而出故名為鹿城

古城僊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

歐鄉海國乃千

年海氣適聚之地又郭璞卜城

識云此去一千年氣數始旺山形九斗分神

雅飢啄薛宰木蠹藏雲何處鳴鉦發春屯又易

軍溫州路志歸附後軍民官不相統攝至元二

十八年分爲一十七翼各有千戶所鎮守皆

初夏

春歸不知處溪棟日初長

初夏棟花始開舊篋題詩扇

霽山集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此句雖引事然以時求之則又暗用葉石林  
初夏詞寶扇重尋明月影之意下句意同  
簾讀易香田蛙占水旱章八元詩田家無海  
語興亡復恐閒愁起聽泉過石梁

過北鴈蕩山下在樂清縣東北  
九十里芙蓉村

驛路入夫容秋高見早鴻蕩雲飛作雨海日射

成虹一水通龍穴諸峯盡佛宮如何靈運屐不

到此山中謝靈運登山陟嶺常著木屐為永嘉  
守為民行田至白石巖而返而鴈山

真境未嘗見也

禹穴在會稽縣東  
南二十五里

古跡微茫久雲深鎖薜蘿洞前青壁坼世外素

書多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于衡嶺宛  
委之神奏石匱之書十二卷禹未及受四

卷飛入泉四卷繼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

遁甲開山圖也因用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

猿狎垂山木龍靈起井波相傳通海眼魚網得

金科陽明洞羽流祈雨投金科於石罅後漁人  
舉網於海得金科是其穴與海眼相通也

禹廟在會稽東  
南十二里

萬國會朝會羣山尚鬱盤巖祠鎮玄壁勝覽云  
紹興間

祠之前一夕忽光燄燦人即其處斷之得古故

蛙壁珮環藏於廟然今所存者非其真矣

代守黃冠政和四年勅即廟為道士  
觀賜額日告成主奉祠窅入雲根



古越志云禹陵舊在廟傍今不知所在梁歸雨

氣寒按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

為會稽禹廟之梁其下則為他山堰之梁禹廟

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

滿然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

事來拂蘇碑看年年暮春脩禳於此

荷錢

盈盈新疊碧難借柳條穿鑄景菰蒲外買鄰鷗

鷺邊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晏子曰河伯以

民漸長薰風價折筍供酒船雞跖集鄭公慤三

取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中令與柄通持吸之名

碧筍酒又東坡初到黃州痛自節儉日用不過

百五十錢仍以竹筍貯之用不

盡者以待賓客謂之折筍錢

過陶嶺有錢王井又三里有錢王石菴

在越州即陶山嶺也

沙井泉初試石菴苔已荒不知更宋代猶自說

錢王古塚木根怪春山雲氣香詩成無紙筆駐

馬語殘陽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掩春華西海無回日東風幾



落花霧冥猿自嘯蕩冷鴈猶家誰是補天手空  
懷鍊石媧

訪武伯山居在舜田下

照書雙眼碧天欲壽斯文白髮前朝士青山半  
屋雲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迴首重華夢荒  
田自鹿麇

客意

獨夜愁如此殊鄉老奈何故人經亂少歸夢入  
秋多衣敝鄰砧動書沈海鴈過燈前空拂劒酒

薄不成歌

漁笛

楚竹聲何遠劉禹錫詩楚山蕭蕭笛竹秋東坡

林表注今蘄秦出蒼茫想釣舟橫當半篷月吹

笛材故楚地也破一江秋落葉紛前浦驚鴻過別洲深得漁笛

曲終枕蓑臥無夢到涼州楊妃外傳開元閒西

詞則貴妃為之

雨土至元辛卯春

豐凶不可問疑入瘴鄉春高漢枯無潤剛風吹



作塵園林霜後色樵牧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  
為洗日人

枯樹

凋悴緣何事青青憶舊叢有枝撐夜月無葉起  
秋風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鳥空倘畱心不死噓  
拂待春工凡詩結語貴有生意設若此詩終篇  
言枯悴則非所以為詩矣故曰倘畱  
心不死噓拂待春工也又人不知義理斯謂之  
心死倘心不死則義理尚存身雖窮困何害乎

潘山長入括平陽白石人

為官轉多事行役到寒氈落日鄰州樹西風逆

水船飯牛懷白石訪鶴入青田我欲看行卷僊

峯雪瀑邊括之縉雲縣有僊  
都山有瀑布亭

江心寺在温州永清門外

佛借龍宮五百年江心本龍地具始有神僧欲  
建寺其七乃與龍王借地五

百年及數滿龍請故地又有僧  
謂曰天上五百年非人間也平分城樹與村

煙叢林忽湧中流地雙塔曾擎牛壁天蓋以宋  
高宗南

渡會抵此  
寺故也石色帶雲籠客袖磬聲和月落漁船

袈袍不限侵門水十載何人坐象筵詩言象筵  
蓋指寺中

主席者而言在先江湖泛濫侵入寺門  
有僧以袈袍鎮之潮常至三門外而止



長至日

觀物閒中得化機此言觀物而得造化之機則理在其中矣相隨野  
鶴立多時遺編蠹老芸空辟舊念灰寒管不吹  
夜氣清明非藥鼎春風消息在梅枝三杯美酒  
微微醉細和堯夫擊壤詩

元日得家書喜

爆竹聲殘事事新歲時記元日庭前爆竹以驚山魃惡鬼獨憐臨  
鏡尚儒巾寒窗琴冊燈花曉衰鬢江湖柏酒春  
道在老天扶客健書來稚子識家貧舊山亦有

閒風月歸與漁樵作主人

次翁秀峯溫州在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

永和帖王羲之蘭亭序作於永和九年以蠶紙鼠須筆書之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

字楚水夢間長樂鐘劉禹錫詩十年楚水楓

姝秋燈餘舊癖黃姝書睡也金樓子載有人讀

姝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也素侯野服拜新封太史公曰今有

邑之人而樂比王者名曰素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

玉峯溫州華蓋山乃三十六洞天此言世變而峯



獨能不易其所守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  
梅角底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  
野豐年入夢魚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  
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人鄭初心先生隱居于此稱為

七山人

十年疎鬢為誰班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

雙瀑瀾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鶻

老空間蜀道難欲覓九還憑寄語九還謂九轉靈丹也青

牛何日度函關神德傳老子乘青牛度函關令尹喜辭之故云

王德玉席土賦牡丹監簿

露洗檀心迴絕塵猩袍曾受百花臣猩袍天子之袍以猩

血染之故曰猩袍以況牡丹之紅東風喚起清

者牡丹號花王故以百花為臣也

平曲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之牡丹也

也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彙園子弟中尤者以

歌翰林李白進清平詞三章蓋周房中樂遺聲也



也貴者金縷杯深如勸客坡詩就中一葉何所香

霞幄暖欲薰人羅鄴詩幄籠年年此地開芳席

看到兒孫色更新羅鄴詩看到

和王德游夜感監簿

小池荷淨雨初晴世念消磨未到僧衣帶長江

空北固山勢北來觚稜舊月隔西興觚稜帝一

春空負花前酒獨夜相知竹下燈自笑老來甘

鷓退少年雲路健追鵬

荷花

淨根元不競芳菲萬柄亭亭出碧漪乘露醉肌

渾欲洗無風清氣自相吹製裳香冷微雲護傾

蓋盟深獨月知却笑滿城紛繡轂司馬公牡丹

走香濂溪此意更同誰

納涼

黃卷無端作睡媒火雲萬朵鬱崔嵬暑如酷吏

何當去聞見錄云范魯公質微時坐封王茶肆

清風來故人二句忽有人曰世之酷吏何薰自

重華知幾來脚踏層冰思遠壑東方朔神異經



里冰厚 手遮赤日厭飛埃披襟坐石不能夜忽  
聽南山起怒雷

次王脩竹監簿送羽士過龍瑞宮

龍迎葱珮出珠宮 詩有瑤葱珮注葱蒼然之色如葱者也珮珮首橫玉也所謂葱珮

鏡水涼生碧樹中 鏡木即鏡湖 崖列千尋根

到海劍懸七尺氣橫空畫閒謾寫琴三疊曉發

猶餘鼓一通後鶴無期雲自在人閒何更有空

同

王監簿陶山禱雨志喜

城居苦熱念林丘偶向殊庭送羽流 羽流羽客也史有道

家者流故 雙袖攜雲禹穴曉一瓢分雨舜田秋

日羽流 幽怪錄李靖乘青驄馬傾瓢行雨故事 溪聲冉冉來松壑秋意蕭

蕭滿竹樓我與蠅蚊爭晝夜夢中猶及赴清游

次韻山中見寄

物外高栖豈好奇愛涼坐到雨來時四愁歲月

空平子 漢張衡字平子作有四愁詩 三樂乾坤自啟期 家語

期鹿裘索帶鼓琴而歌三樂 晉代諸賢曲水會 見蘭亭記 鎬京遺

澤變風詩 鎬京武王所營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



乎禮義先世交翻覆如雲雨野鶴孤心老竹知  
王之澤也  
大意老竹是指監簿  
之號野鶴乃自喻也

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南墅在陶山

玉珮珊珊不可招眼空塵界等秋毫山林貞白

三層迴南史陶弘景少有養生之志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辭祿歸隱永元初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傍年八十五卒諡曰貞白先

湖海元龍百尺高自笑行藏關氣數肯將

歌舞換風騷王元之黃州竹樓記至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卷簾最愛南山近坐聽松聲起碧濤

石門洞

在處州青田縣溪南有書院道觀在焉

臨溪雙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莎

入微逕古藤絡樹春冥冥渴後引子下飲澗山

瓢我亦分清冷一重一掩翳復朗朱門金榜開

殊庭衆峯環拱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

樓臺鐘磬寂薜荔紛披窻戶青黃冠羽服者誰

子瓊臺坐閱南華經客來揖坐松下石呼茶味

澹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余步峯回路轉銀河傾

其中有瀑布亭扁曰萬丈銀河初看絕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



風霆不知何代孽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  
琴高借僊鯉列僊傳琴高鼓琴為宋康王舍人  
後解入涿水中取龍子諸弟子期  
之後果乘赤鯉至濛濛山雨吹孤亭

荷珠

霞衣葱珮來珊珊水晶之宮綠玉盤皆比喻誰

與馮夷作戲劇貝闕驅入神瓢翻前見又疑罷織

鮫人泣述異志南海有鮫人室善織綃從水中  
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臨去就主人

索器泣而碧漣融作水銀汁圓或為璧方為珪

寒光滉漾不可拾古來欹器戒覆傾真宰之柄

常惡盈季倫買笑輕百斛金谷轉首迷榛荆紛

紛魚目爭貴惜道眼獨懸諸幻息須與海霽山

日高綠雲萬柄淨如拭

遊九鎖山在杭州餘杭縣西其處有五  
洞交局九峯回挹千巖萬谷

秀聚  
其中

肥馬輕裘到此難名標九鎖翠微閒天開洞府

幾千載地隔風塵此一闕謝屐空憐迷鴈蕩迷

最蘇詩不是夢廬山東坡初入廬山見山谷奇  
秀應接不暇因作三絕云

如今不是夢他生脩得清緣在擬扣金堂覓大



還大還丹也真僊傳  
有小還丹大還丹

右入九鎖山門

客杖偶逢山鶴引儒冠幸免野猿嗔吹來松氣  
清人骨為洗東華萬斛塵

右松閒

日澹梧枝洞鎖苔人閒增繳幾驚猜九苞自是  
沖霄物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  
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曾為簫韶  
一出來

右鳳洞

雲溼林腥噫石扉不知何代有龍歸却疑此洞  
元無底下挾滄溟作雨飛

右龍洞

百雷鬪我前八溟覆我後誰哉擘巨崖從此翠  
蛟走又疑蜀川下萬騎赴峽口凭闌神為搖清  
寒逼兩肘久乃與之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木  
腥魂驚夜後吼神仙亦愛奇臨流弄瓊玖乘鯉  
琴高風前見捉月太白手跳入水晶宮身世亦何  
有緬懷玉局翁漢桓帝永壽初太上老君降成  
都其地化為玉局坐升之授張



道陵不受荒幻訪爾來謁空祠其處有老君祠采蘋奠

玄酒百年等一漚道先天地壽逝者固也斯川

上歎魯叟

右翠蛟

洞天有別雲福地無凡土嘉名此兼擅靈氣適  
專聚峯巒互重掩雲霧自吞吐飄然乘冷風一  
瓣謁瓊宇住山老黃冠迎客琪樹午魚魚美少  
年華裾集齋鼓往者脩鍊人飛昇接高武爾來  
何寂寥山川亦今古甲第擬王侯漢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

以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億萬富倉庾所以氣體移學道不

精苦吾聞郭許儔卓菴老林莽郭文許邁皆結菴深山脩道之

終日對白雲餐松飲石乳

右洞霄宮

九鎖絕人寰一嶂聳天柱自從開闢來著此洞  
天古奇石千萬姿元不費神斧帝敕守六丁山  
夔孰敢侮白晝中冥冥游者必持炬或絢若霞  
敷或蹙若波詭或豎若旌幢或懸若鐘鼓或虎  
而爪踞或鳳而翅舞異狀紛獻酬清音起擊拊



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  
褰衣下側逕層嵐結  
瓊乳徑極鏘轉深幽潭  
蓄風雨劣容童豎入恐  
觸蛟龍怒凜乎不可畱  
長嘯出巖戶

右大滌洞天

聞有真人白日昇洞天  
千古卓峻嶒頂高絕似  
撐華蓋華蓋星見天文志華蓋山見名山志皆取其形狀似華蓋以名之也穴暝  
初疑入武陵秋靜石枰空  
暈薛寒生泉縫忽懸  
冰依依谷口斜陽在已覺  
重嵐溼杖藤

右栖真洞

誰卓孤峯紫翠巔  
流泉一脈到宮前  
却憐千尺擎天柱  
不拄東南半壁天

右天柱峯

僊子渾無涉世勞  
屐痕一尺寄孤高  
幾人失脚風波裏  
可是雲根立得牢

右神仙隱跡

華表鶴歸處林深別有天  
雲陰生石壁杉影落  
丹泉宇宙名  
山在神僊古洞懸  
歸來凡骨換寂照起三田

楞嚴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脩  
眞書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



右過石壁丹泉二亭

畱寄沈介石高士 廷博案沈介石洞霄宮道士

名山隔風雨幾度夢空馳谷口重來路雲根舊別時玄門尊老宿白髮長嬰兒欲問還丹事林深鶴已知

懷葉鄧二友 廷博案葉林鄧牧俱洞霄宮道士

中歲脩玄學 王弼有玄學 懸崖結屋危幻身風露襲

淺戶虎狼窺 晉郭文遊名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為舍苦覆其上居無壁障時猛

虎暴入屋害人文獨宿 九鎖洞中志一瓢身後

詩定知明月夜雙鶴影相隨 指言葉鄧二友化為雙鶴也

半雲菴 瑞安陳瑞洲家菴名

天地等蘧廬 莊子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注蘧廬草屋

也結廬復何事一閒亦寄耳况乃寄所寄 坡詩吾生

如寄爾何者為我廬 我身正似雲於此適相值買鄰不用

錢 南史梁呂僧珍為領軍宋李雅罷南昌郡市宅居僧珍側僧珍問宅價荅曰一千一百萬

僧珍怪其貴曰百 平分有餘地豈不愛專壑孤

立聖所懼平生志八荒澤物乃吾素 此君子兼濟之事

我行雲不隨雲行我復住出處兩何心得非以



時故此意猶曰我於仕進之初未有名位不得  
位既得可以行其志矣而又退處山林之不暇  
是雲行而我復住也其所以然者豈非時事不  
同之歟造物無全功蒼生竟誰籲石牀坐忘言平  
分一半愧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

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葵榴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浪自悲懷古淚

紛委湘江沈忠臣史記屈原仕楚為大夫遭讒

沈汨羅越江沈孝子列女傳孝女曹娥者上虞

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娑神溺死不得尸  
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旬七日遂投

江而死三日沈骨不沈名清風雨江水或云非

抱父屍俱出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

父天為驚憂君國將毀於焉偷吾生何以立戴

履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人生脩短不過百

名垂於千紀與其害義而之人死猶生滔滔真

死矣若屈原曹娥之死流問無窮死之日猶生

已矣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陳子植草廬成求子賦



老矣杜陵客草堂倚江干故人相幽築皇天愍

生還此借用甫事為比君家付楚炬結構當時

難謂得風雅力竹木供大官城邊夜歸鶴杳杳

發長歎朱蠶昔戔戔碧草今曼曼何如蔭白茅

容膝有餘安此汎言昔日朱蠶之戔戔者今皆

不同如此固不若但蔭我哀喪亂餘人煙半凋

殘風淒狐兔警露重星斗寒丈夫坐一室此念

馳九寰所以草堂人安得千萬閒

有感

逢春感孤羈抱古來眾吠離騷邑犬爭吠吠所

辭如何陵谷遷謂世事遷變無常也芳草亦蕭艾離騷何

多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以喻世變俗薄自

士無常守中才以下亦皆變化而從俗也

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鷗不受招興在萬里

外此篇必有所為而寄四明陳楸陽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

云

高人謝世紛誅茅在絕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

深棘出門復脚躡觸步有崩石下臨千仞淵毒



鱗正紛籍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

落萬縷那可及此謂世路風波之險倘不知時宜而妄動則此身一失不可復

救豈不甚不如息我軀猿鶴與朝夕故不若退隱山林與

猿鶴相與故也

贈東谷上人借上人之名以喻自己之意

岸陵幾紛紛歧路誰了了中有定慧人翛然坐

深窈山空諸念消月墮孤禪悄一室虛白生天

雞弄清曉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二千

鳴天下雞皆隨之

題水雲深處

霏霏弄閒態濼濼揚素紋幽人不可即但見水

與雲蒼狗紛世情瞿唐在平地所以盟白鷗李商

隱大蒼箴曰海翁忘機鷗乃萬荷最深處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

送胡汲古歸嚴陵覲親

胡君白雲心鄉夢攪幽夕挑燈起我言相對竟

惻惻問君何時歸心已寄飛翼我歸萬山遙君

歸一水直十年湖海閒耕硯苦不稽居然保章

甫晨省無媿色高堂椿樹蒼萱花在堂北再拜



捧壽卮晴芳滿瑤席塤篋夜床溫冠蓋春巷塞

萬古天倫中真樂非外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為真樂若寵榮聲

利則是外物之假借耳豈樂之真也哉明朝浙東西片雲渺何極

哭薛榆澂同舍

桂死月亦灰鵬枯海為陸此言月為灰則桂死不可以供攀折海為

陸則鵬枯不得以成變化皆感歎世變之辭功名不遂之意也自我哭斯文老

淚幾盈掬故國忽春夢故人復霜木矯矯榆澂

君白首尚儒服解后一寫心乾坤兩眉蹙無力

能怒飛有道欲私淑憶游東浦雲馬帳宵同宿

馬融教養諸生常施絳帳孤燈照寒雨蕭蕭半窗竹君器碩

以方有如舟萬斛斂華就本根耆年謂可卜昨

別猶是人今乃在鬼錄為善未必遐嗚呼真宰

酷往年海若怒風濤卷人屋脫身鯨魚吻長寐

固應熟寡妻泣帷荒有子繼經術彼哉暴殄夫

食必饌金玉一土苜菹腸奪之胡忍速問天天

夢夢秋聲滿巖谷

贈蘭坡星翁

深林澹孤芳一洗桃李姿采采坡雲暮持之欲



遺誰故人青雲端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

於後或在江海涯青雲達者路江海幽人期有

如一種蘭升沉亦殊歧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

纍騷經紉秋蘭以為佩湘纍謂屈原也客笑試問君君曰數所為

嗟余偶閱理焚膏自童時童時讀書功名千載

芬白首心已違富貴倘貽臭不如貧賤怡吾生

吾自斷為謝君平帷前漢嚴君平賣卜者也此

中間說屋翁處僅兩句至此歸結始又及之既

不失其本領然詳而求之其結語作此云云者

於術人之口何其自待之薄耶

雪後

開簾殘酒醒雪意尚垂垂夜色沈奎久春容變

柳遲寒塘鷗自聚荒歲鶴同飢便欲誅茅隱何

山有紫芝言此則先生雖貧而終身不肖食祿之意亦可見矣

山中早行

短策穿幽徑山樵半掩扉月斜林影薄石盡水

聲微一犬隔籬吠孤僧何處歸相逢松下立風

露滿秋衣



寄薌林故人薌林在州北七里故人宗仁也

狺狺多楚狗此必有為而言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

秋峯與節高菰香清野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

安鼎神仙傳淮南王安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皆得上仙相看已二毛

此言薌林故人晚好服餌然無補於衰老故戲之也

踈懶為四明何君賦

野意雲同散閑門草自新起聯已見踈懶之意不知世網

密為謝客車頻風月兼忘我山林亦恕人此言非惟

世忘我而風月亦忘乎我非惟人恕人而山林亦恕人矣可謂踈懶之至也咸陽歎

黃大榮辱古為鄰

苔山中侃上人山中指仙壇寺也

竹房分半席流水白雲閒丹竈餘千載山有葛仙遺跡

青鞵第幾山有詩多解悟無髮得高閒因笑塵

中客重逢改舊顏

山陰秋懷

舊游渾似夢短髮不勝簪風雨行金氣秋屬金故云金

乾坤老鐵心皮日休云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心石腸此言天地肅殺

雖鐵心亦老矣舜田秋稗滿禹穴夕雲深正是



登臨懶淒涼隔水砧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青衫小官之服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忘其所藏之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處遂以為夢病過春此殆先得之句天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覆載仁

溪亭

清秋有餘思日暮尚溪亭高樹月初白微風酒半醒獨行穿落葉閒坐數流螢此聯本平然用穿數二字便覺

精神振竦所謂五言詩以第三字為眼是也何處漁歌起孤燈隔遠汀

荅陳景賢

一劍挂寒壁艱危氣不衰鬢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夢斷潮生枕愁新鴈入詩四句亦清整思君心欲折又負菊花期

薛德之之江東簡熊西玉諸公

乍逢還又別龍竹葛陂陰野水流春遠江雲入暮深新知滿湖海遺老在山林解后如相問憑



君道素心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尚餘

唐闕夢杜老端午日賜衣詩宮傾葵猶抱楚臣

心蒲邊臘釀供華髮棟後春風在綠陰歲時記

小寒至初夏有二十四番花信桃印靈符何必

風梅花風最先棟花風最後佩抱朴子五月五日乾坤正氣古猶今言天地自有正

氣人稟之以生亦莫不得其氣之正焉矧子午之月又為天地正氣之時

酬合沙徐君寅

合沙福州郡稱

歸鶴悠悠度海遲閒來野寺看僧某鄉心荔子

薰風國閩中多產荔枝薰風自南來客路槐花

細雨時天地一身愁自語江湖諸老澹相知烏

絲醉後淋漓墨國史補宋亭間紙有織片月娟

娟照硯池

重游鏡曲次韻

青眼重逢白髮新舊游却恐是前身野鳩妬客

招呼雨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僊舟追李郭郭

宗李膺同舟望獨提詩律繼黃陳黃山谷陳后

者以為神仙

三五



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和監簿山中自壽

梅傳春信菊延秋監簿生於十月故云萬壑千巖引勝遊

明月半船招賀監李白詩稽山無賀監却棹酒船回賀監賀知章也清

風滿袖挹浮上浮上也意閒自得琴書樂身隱

猶懷畎畝憂但得八荒皆壽域飯蔬飲水亦何

求

立秋日作

苦熱如焚想雪山後漢明帝紀祈連山即天山一名雪山在伊州之北沈存

中日其山至高冬夏常有雪清商一夕破愁顏炎光斷雨殘

虹外涼意平蕪遠樹閒忙踏槐花猶入夢廣記

舉者謂之老催蒲扇共投閒晉書謝安有重名鄉人有罷官宿縣

者諳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城頭

遙望纍纍塚遼海荒寒鶴未還

中秋山中對月

收拾山河片影圓舉杯笑酌結鄰僊雞談集七聖紀云結

鄰奔月之仙故曰黃文與月同居萬家弦管誰無月一壑樓臺

別有天丹桂梯寒醒舊夢玄霜杵熟授長年裴航



遇遇仙女樊夫人贈之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此秋此夜無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眠

浙中飢甚六月一雨頗慰

雨餘燈火坐茅齋此夕田家有好懷造物心終扶畝畝蒼生命已墮顛崖燕山漕粟初航海浙水移家半入淮時公家有移民易粟之舉貞觀三錢誰復識擁衣數起望台階台階三台之階郎顛傳注三階平則天下大安謂之太平

秋日言懷次韻

禹穴風煙老尚游青門回首憶瓜疇史記邵平故秦東陵

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其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海槎片影星河曙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槎上有光如星月浮游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槎亦曰挂星槎羽城角一聲天地秋臨水忽驚餘仙棲息其上鬢落看雲還悟此生浮杖藜擬訪神僊宅中有長眉不挂愁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拂問懸管四字工所謂句有句法字有字法是也滿林



刻竹供揮洒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凄然離亭落日

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越上諸公最賞先生此聯下句亦有餘味

湖海已空彈鋏夢史記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之傳舍彈鋏而歌山林

猶有著書年史記虞翻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蓬萊不隔青禽信

漢武帝七月七日齋居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來帝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果至

還折南枝寄老僊南枝梅花也老仙監簿也

次韻謝諸公見壽

千載東籬有晉香淵明晉人故云晉香客牀風雨夢潯陽

潯陽淵明所居白頭湖海孤心在青眼詩書舊味長突

兀已知權此履溫柔何必老為鄉慙慙還祝南

山壽歲歲梅花歲歲觴

訪僧鄰菴次韻

拂石題詩滿袖嵐尋僧又過竹溪南乾坤浩蕩

酒鄉寄山水蒼寒琴意參老燕未歸同是客杜詩

秋燕已如客孤雲無住孰為菴寂寥午夜松風響疑

是神仙接塵談



苔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僊九萬里程

驚落羽

莊子大鵬擊水三千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三千年事撫遺

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唯有雙

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送友人孔濟之之金華

餘子紛紛氣可吞青霄萬里合孤鶩藻芹池冷

三年客絲竹堂高幾世孫

書序魯共王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

前輩脩名似山斗斯文清氣在乾坤故人要路

如相問為說蒼苔獨閉門

述懷次柴主簿

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剝啄不妨頻青燈風雨

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太一

騷離

有東皇誰聽郢曲和陽春

襄陽傳宋玉曰客有歌於市中者其始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中而和者數百人既而為

陽春白雪之調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而

和彌寡也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次曹近山見寄

告春字問農平陽梅溪人登咸淳第歸附後以

詩文著名



扣角歌殘夜正長  
懶將龜筴卜行藏  
風煙萬里別離夢  
草木一溪文字香  
仙泣銅盤辭渭水  
鶴歸華表認遼陽  
愁來偶上西樓立  
耿耿寒奎色照霜

送葉伯幾之奉化

伯幾平陽人分教明州奉化

親攜琴冊出煙蘿  
海國儒風近若何  
筆挾龍湫

靈不盡

伯幾所居與南鴈蕩山接境其地有大小龍湫水奉化亦有焉

官鄰雪

寶冷偏多

勝覽云雪竇山在奉化縣西資聖禪寺

詩書千載關經

濟師友三年要琢磨  
老去喜逢奎運轉

宋乾德五年

星聚奎識者以為文明之運已而果然國初文士隱晦至是漸見擢用是斯文又將有氣矣非奎運之薄而何  
送君猶拂舊冠裳

新晴偶出

琴牀茶鼎澹相依  
偶為尋僧出竹扉  
風動松枝

山鵲語雪消菜甲  
野蟲飛

此寫山山野間真景

看花春入

枕榔杖

東坡以枕榔杖寄張文潛

聽瀑寒生薜荔衣  
古寺無人雲漠漠

溪行喚得小船歸

此詩前聯融景趣之新起結意圓而備若一片圖畫而得其神者也

題海上人栖雲樓



水村煙景隔晴霏十二闌干在翠微一壑暮年  
閒獨倚半簾秋影澹相依柏爐貝葉香猶潤西  
雜俎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人紙帳梅花夢  
用以寫經故今謂佛經為貝葉  
不飛會得此中無所住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來去  
去總玄機

催梅

參橫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乘興竹筇  
霜後路寄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絕花奴老太平  
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吉日巾櫛方畢  
宿雨始晴景物明麗殿亭花柳將吐曙而嘆曰

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即合羯鼓臨軒  
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拆矣上笑曰  
此一事不喚我海上宮深鳥使遲獨抱素心誰  
作天工可乎  
是伴羅浮僊夢隔天涯事與首句同出而悲感  
之意又自見於辭表

柳下漁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然竹清溪曉半蓑煙雨  
披春寒堤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  
月清風滿幽抱却憐灞水長亭西幾樹柔條不  
得老漢槎丙穴今已非峴山漢水中出鱖魚肥  
美常禁人採捕槎以斷  
水因謂之槎頭鱖丙穴在漢中北有魚穴二所  
常以二月出十月入魚自穴下水又穴口向



丙故曰網罟相尋縱鱗少何如捲釣兩忘機魚  
向樹根吹絮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會稽人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甫經天寶之亂時事見於詩史稱其善陳時事律切

精深至千古不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

鼓雄放翁有堂名曰龜堂勁氣往往摩其口韋裘駿馬成

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成都建溪翁遊宦官放承平麾

節半海寓歸來鏡曲盟鷗沙詩淋瀝不負酒

但恨未飲月氏首氏音支漢匈奴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牀頭孤劒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謂中原沒于金人

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此謂丙子歸附國朝

成混一之功也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迺翁放翁

示兒詩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今來孫却見九州之同但時異事殊家祭不可以告乃翁爾意深而辭婉

贈會稽尹醫師

相逢湖海說醫靈學吏參立世味輕薊子他年

游碧落空畱藥市會稽城後漢薊子訓齊人有道術嘗有百歲翁自

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



汪東巖爲余寫容求贈詩余以其學佛者也故後章及之

丰神閒整坐凝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獨遺好醜在千年

因形有像轉支離妙筆從君壓畫師若向禪中參一指寫余父母未生時

夢回

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陰誰家門巷落花深遊絲不繫春暉住愁絕天涯十草心

聞蟬一首

翼綃微動自宮商幾曳殘聲送夕陽喚得槐柯

芳夢覺薰風一曲換西涼

明皇時西涼州獻曲曰涼州寧王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恐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始驗寧

王審音之妙言此以暗寓世變之意

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

漢官儀侍中冠以貂



蟬為飾 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與邵德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芙蓉老不道相逢又十年

年少同游古辟雍文光萬丈掃秋虹不須舊事

談如夢燈下相看亦夢中

葵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誰識鱸江

持釣手曾舉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

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于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顛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後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寔忘犬馬情西征賦猶犬馬之戀

主竊託慕於闕庭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舜葬蒼梧有鳥銜青



砂珠積成壘名曰珠丘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吹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此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此言

在宮中者五月深山護微雪此言在紹興者冬青開於五月其色白而微黃

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謂天子所葬之處尋常臣民不得而雜處也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

月蜀魂飛遶百鳥臣杜子美杜鵑行君不見昔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夜半一

聲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機外胡蝶相逢夢中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唸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茶甌踈竹孤寺

桐角斜陽遠村

附元音詩

明呂洪本增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溟竭誰欲扶之  
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  
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  
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  
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

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  
聲助幽咽世閒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霽山先生集卷第三



霽山先生集卷第四

白石橐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為大斗門八陰均  
 為大陰均斗門者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焉嘉  
 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其毀家以相林君居雅  
 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圯河流有洩無  
 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逆入河皆為田害故歲  
 多歉而民貧請於官官置不問縱有問者吏持  
 片紙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



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相畧民利  
有以陰均言者侯懔然曰吾責也會歲侵又不  
敢震其民展轉于中聞蘆江報恩寺有講師曰  
融梵行精實為衆信侯致尺書詞語懇篤願借  
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非細利也侯有命  
其敢不承乃攜短疏道侯意勸化義風所激壹  
皆樂從遂廣置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  
上下堰決水施工鰲石達斲石限更板閘二十  
四層織罅必苴表裏堅好侯勸相之使旁午于

道十年二月訖丁侯視成春波溶溶演漾停止  
河伯寧海若伏父老驩相語凡此駿功師之力  
也侯所命也微侯吾且為魚況能耕稼以食其  
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  
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夫以利人  
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  
唯欲行所無事不叫囂而集不鞭笞而辦誠動  
誼感匪師曷遂不然民方倚侯以為父母侯豈  
不自信而尚假浮屠以信於人也衆請礪石屬



子記歌曰今侯昔令前汪後皮屹茲斗門流德  
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茲碑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  
秋冬更十二時無偏於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  
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尚然夫人圜形其間亦未  
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大塊勞以生逸以老而  
不能不息息爲生地也松喬噓吸握固畱形不  
過陰陽一盜豈真知者哉知道者漆園氏其曰

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  
萬化菟裘雲石而取以名廬會予容山陰公貽  
書屬記曰願子之拓吾義也予惟天地閒事專  
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  
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閒分舜  
跖原其初跖豈不善於舜哉吾一日之閒雞鳴  
而起孳孳爲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  
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一歲之舜也又



自一歲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歲之日無  
不爲善終身之辭也終身爲舜不爲跖由是體  
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  
豪髮無遺憾何適不善善吾初也吾不失吾之  
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似知道未深於道也  
故不若洙泗之言爲正朝而聞生此道也久而  
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消搖  
吾何知焉梅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漆園氏  
之言也吾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

地之爲大也

青山記

宋嘉定年閒安晚鄭公爲相於堂西偏闢一榻  
扁以青山客有疑而問曰前槐後棘其居澹潭  
目未嘗有山也而曰山何相國之嗜山也相國  
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顧不能一日忘且  
萬一免去吾願遂矣今嚴陵洪君景琳生後百  
年家於山之麓青山屋頭昉以自號雖出處不  
同而突然天地閒同一青青何與子惟士大夫



一出處皆有道存苟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苟無厭貧賤之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體靜君凝重以鎮之噓其雲可以澤寰宇儲其材可以棟明堂而昆蟲鳥獸之類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出也晉陶隱居飽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繹不失爲山中宰相又安知箋箋束帛不賁茲山也雲山蒼蒼客星奕奕我思古人高風可卽若夫終山徑捷北山文移

卒貽林澗之愧自有青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矣君勉乎哉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邵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所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虛者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嘗有物哉聞之先儒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應而若未嘗應不畱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畱畱則有迹豈所謂



虛如鴈過淵淵無畱鴈之情而鴈無不見之影  
豈惟淵哉衆物妍醜畢陳於鏡鏡未嘗拒亦未  
嘗畱倏然而空鏡體故在心猶是也君試反心  
而觀方家世節麾蚤敷仕路贊猷奏最其達而  
應物者何限及柱折維裂履運欻歔而以蒼顏  
白髮往來殘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  
回首六十年餘行藏舒斂榮悴欣戚則既與浮  
埃俱化而本心獨存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  
怵驕與怵據而實之去其實以還其虛洞然八

荒皆我闔也堂豈尺椽半席而已乎老氏嘗有  
虛心實腹之論既欲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  
心似無物實腹似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最  
近理而少密故差處亦在豪芒恭惟三聖傳心  
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安樂窩何如

陶山脩竹書院記

越爲東澗望前將作監簿脩竹王公爲越望歲  
乙酉予與里人陳用賓同客公第一夕漏過丙  
用賓扣予榻予驚寤問所以曰吾夢侍公武林



訪草窗周氏居庭闐然中懸畫障視其景物秀  
異不類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小楷  
書凡六十五字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  
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一松拱綠萬荷奏紅爰  
宅茲巖以佚放翁爰萬仞其如削峻一極而天  
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  
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子曰嘻異哉是何祥  
也起取筴筮遇良之離兼山成體重火揚精厚  
積而光莫之與京此其代協文明乎用賓喜不

寐待旦白公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氏以  
陶山歸公有峯筆卓出雲門諸山右卽其麓種  
竹萬箇又六年書院成公領客徜徉仰觀浮雲  
起處若有觸于中顧用賓曰獨不記前夢耶用  
賓矍然悟予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嗟乎此豈  
人力也哉天將雨水氣上夫人嗜欲之感必有  
神物焉啟其眇夢神交也夢不於已而於人交  
益神也自昔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晉  
陶貞白高隱鍊真爲蓬萊監山因以氏曠乎有



道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  
休綠野結樓著書老佚而息藏之今墓在支峯  
下又二百年始屬於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  
能爲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  
門十年少舒而澤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自  
有茲山以至于今理亂廢興如幾春夢而生生  
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廂爲先賢  
祠農師受業荆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碑務  
觀志在中原沒猶齋恨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  
列祠而三歲時省左丞墓戒勿墮務觀以夢啟  
公而祖之藏其有所庇庥知公之敦古道可託  
也夢亦豈盡虛哉乃爲之記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閉關掃軌刊落浮念返道德之鄉息  
性命之圃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壇  
有山重掩有水縈紆爰樂斯丘乃效古人豫爲  
壽藏遇勝日扶杖引客觴詠其閒予曰噫嘻覺  
菴其真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



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  
昨非今昨之分卽夢覺關寓形復幾何時微祿  
折腰爲是僕僕一覺以往雲契吾懶鳥證吾倦  
故園松菊盟吾老白祭不必魚菽自挽不必蒿  
里曠乎千載人也聲利熏灼悠悠醉夢至於鐘  
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痼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  
出處一覺榮悴之理窮通一覺晝夜始終之理  
生死一世故桑海歸然一翁血氣衰本心見而  
覺生焉回首七十餘年閒誰行誰止誰喜誰悲

誰壯誰老吾不自知也其承小試枳棲松哦則  
旣散爲浮埃而海內交游賢公卿材輩行亦往  
往凋謝無幾于人世何如哉登魚山臨東阿喟  
然有終焉之心曹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  
化也大塊茫茫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  
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萬物爲藏具何所  
不藏何所藏性無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  
吾覺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  
人爲許平嶺黃文芳德元父也



鞍山齋記

山於天地閒爲物峙或盤如龍或踞如虎或儀如鳳或曳如龜或巾而峩或筆而銳或筭而方或蓋或笏或旗或印形象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縣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橫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勒回馬首而顧其羣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杖履西郊見雲霧吞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眩吾曰周氏族居其下箕裘詩禮踰二百年

行之翁薦于鄉登龍虎第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堂叔父蒼巖先生嘗玉馬台藩其子延甫升上庠幾爲走馬■選程悠景沒皇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驟今拘也昔康莊今早樞也翁德不踰閑以一靜鎮羣競顧生平出處有似茲山方相羊以盟吾老故自號焉噫嘻八駿不遊六螭猶在翁將鳥奕乎高駟驅策乎要途追馳抹電一瞬千里乃挂長林倚高嶽使樵夫牧子得熟視而摩挲之昔馬伏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



顧盼以示可用上曰嬰鑠哉翁年過伏波而貌  
腴意遠如有用我尚堪一行否翁笑曰呂公後  
車中公蒲輪皆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聞翁  
言頗壯翁而知翁之壽未艾也翁行予亦執鞭  
從後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遂爲宋  
帶河襟汴一望平曠巨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  
中原著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性樂幽潛不

以名耀雖其子孫有弗及知若明之推官之先  
是也閱其譜曾祖祖二世不書諱墓在黃岡北  
爲黃流吞齧今無復存父諱某不仕以樸行稱  
墓于忠信村之鳳皇岡松檟如故夫人時氏韋  
氏祔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贊贊先逝  
韋性嚴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昕是爲推官常  
逸其夫於事而勞其子於學明之以儒飾吏初  
試瀾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仕佐郎鎮江丹  
陽簿次江泚行省掾時內外宰嘉其才皆舉爲



助外刻先上得旨充本省檢校轉承事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今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之資深沈之器遇事慷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月懸英聲烈聞漸于是邦者耿未埋與將忠厚世積祖蓄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聞於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增而深溢而遠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士之素齊多詐趙多俠魯多儒先儒謂殷之餘民可與其患難殷既墟矣歷文武成康

數世而猶未能奪其心至於姬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肯事晉卽遷于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毫也噫忠義之俗遠矣獨唐乎哉故併其事附見于王氏家譜云

五雲梅舍記

越城爲湖左雄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邨天地溫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蕃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



仕爲顯官今臥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卽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篁爲歲寒友傲兀冰雪幹旋陽和疎影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芳敷腴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姬公明農疏傳辭祿邈不可攀綠陰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鼐下視桃李輩直輿臺耳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爲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旣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執舊也

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清與瑞何如也毋已則存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臚傳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爲得人其後二公皆賢宰輔



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兼而有之乎  
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清抗以高致迎雲之瑞葆  
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  
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曩予自溫泝括舟行五十里至荆溪望東南岡  
巒起伏風物潤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  
邀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己亥冬  
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語予曰院在荆溪

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藤攀危穿翳而後  
至焉宋祥符中賜今額其先曰普賢懺院五季  
時僧惠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劃有  
聲迸出舍利晶熒奪目繇是名僧接踵峻行殊  
能而院之宇日益崇田日益廣徒日益衆越三  
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  
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  
址旋集新構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聚一  
空已而支窘理勞以畝質券突久不黔屋就圯



上漏旁穿荆棘出人壬辰志紹主是院竭慮殫力懼無以塞厥任賴佛力弘大顯化陰棊而紆其逋之積者續其糧之匱者木魚一震泉石皆匕筋聲有門伉如有廊翼如堂殿邃巖樓閣巍麗侈剝者治漉漫者鮮僧廬高下亘于崖壑鑄鐘以警大夢斥財而廣腴土凡昔所欲爲者皆遂吾心志吾謹詔後人俾勿墜竊慕君之文也願有述予曰噫幹無以爲有疏難以爲易人不

能師獨能也而浮屠之宮被四海金碧嗟我日新月異則亦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彝教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返也雖然佛以大圓覺爲伽藍歷萬劫不壞也而麗於有爲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興則徧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竦然喜曰君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於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薄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爲遼西北平漢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迥若天人雖閱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況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予門挹其貌冰懸雪峙瑩然而清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

矜翼之以不倦凡有作必屑叩予予益奇之日悃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於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廣之予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爲我問訊首陽之薇蕨尚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震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就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避不爲子適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北遭世隆



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攷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俠魯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孰非孤竹之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爲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

長吏以下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諭於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蔑以對子州人幸文獻有足徵盍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日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橫嶼船屯爲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爲州殆茲土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爲



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更衣甘食爲  
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莅事貴嚴堂以燕處  
貴舒舒以養嚴也平陽舊爲縣治闕壯如牧守  
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  
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  
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元年縣陞州  
改創譙樓于儀門之南百步前瞻偉美獨堂宇

未構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繡衣之使省風戾  
止據鞍決事退食兩偏觀聽不肅大德辛丑秋  
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堂夫堂則誠不  
可無而無券鬼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  
與佐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鄒氏以樓  
屋售高廣適稱酬其直徙以構歲豐民烝然樂  
事如子之集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  
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廳九增而嚴  
登斯樓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



教化鳥雀桑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卽舊  
名縮二字爲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溥爲通極也  
守屬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公之體立  
則溥之用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  
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蠻觸對面而樊牆莫切  
於身莫近於僚屬而道不行焉況遠乎喜怒愛  
惡各自爲心閭閻痛癢血脉不貫簸弄三尺以  
至侵迫陰陽感召水旱夫孰非私也今坐是堂  
者天地焉鑒其上赤子焉恬其下壹是以公至

溥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  
子言匪諛實規諛疾疚也規藥石也請刻于堂  
旣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庫隘英風  
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  
定重建於今縣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  
不同壤惟尚賢敦化之心根於秉彝者同也而  
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閒睦寇猖獗所至同惡



晉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境守貳  
將棄城走教授雪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  
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  
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  
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  
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  
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益  
信獻俘執醜古稱頽宮而眞儒折衝凜於百萬  
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

守太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  
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歲  
老榱桷毀圮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庚  
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張樂置醴奠焉郡  
學掾阮琦嘗贊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咸曰耿  
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爲縣上扶教次勤  
政不教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雖未諗公政  
聞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繫于風教者可書政  
而孰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爲記以壽于石事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賓月堂賦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爲醴攜斗柄而酌之匪曳裾而

換轡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霍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灑瀕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掃軌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煥寒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卽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主必主衛疽宗元亦客辱於王伾開閣謾爾入幙何爲黃金之臺徒觀美



五花之館空遺噓自開闢以至於今閱人多矣  
知愚好醜惇澆臧繆伏意度性靡有遺照乃若  
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爲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  
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也而不然者豈  
予所屑賓峨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乎南樓  
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起  
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閒萬物之逆旅往  
過來續萬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爲賓又安  
能賓夫賓也雖然自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閒萬

古唯道不朽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象緯所以著  
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  
交哉言未旣天雞唧喔斗轉河低賓不荅去亦  
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  
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  
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蹟東城與秦渝欵劔  
閒皆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矮腹魁端重淳涵



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  
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  
會天寶中上召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  
暄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沐邑封溫鄉君自  
是聲價喧湧人爭卽之捐千金鑄其模締盟衾  
席願託足於歲寒青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  
蠅聲相和荅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  
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  
可供盥頰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與夫人

寵旣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夕自謂有腳  
陽春惟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  
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  
奉妾事彌謹有德有功自鼎鑊置衽席歷險夷  
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  
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知  
乎後有腳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  
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或謂



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葬說

柔兆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煙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葬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屨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烏西徂萬日如漆

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葬也然葬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况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廬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廬氣象樓臺初未之信



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  
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  
何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  
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  
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  
驟變歛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  
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  
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  
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

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  
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  
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  
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上化  
爲浮埃是亦一窟也何暇窟之異哉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立雲滂研發我波  
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制法  
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



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忘者  
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  
夏曰楚人亾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  
大也不如人亾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  
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摘華藻寥寥然也  
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  
卿可奈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迹荒怪  
以幻卿可奈何設不幸入鴈鷺之曹舞弄三尺  
出入人罪以累卿可奈何龍斷以文其粥異端

以文其誕鴈鷺行以文其奸使爲是三者相磨  
於泯滅豈不悲夫

霽山先生集卷第四



霽山先生集卷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霽山先生集卷第五

白石橐

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筆削一字閒況老瞞漢盜立德漢胄史不當黜胄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





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閒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旣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于以翼前脩而扶正統意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于正不

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尚謹之哉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閒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倣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



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懷古未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

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猶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誡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真幸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子孫而爲善爲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



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而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凜若苾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禍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釐而爲四十門

析而爲數百事皆心所造夫子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是錄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于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獲厥後平齋西



塵諸老茂學搗詞不以水旱輟耕繇是先疇日  
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  
往謝涓陽族媿連栢比皆弦誦聲翁在諸舅中  
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  
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如夢問弦誦之地  
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卑貌孫  
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  
十年閒感慨之作也意所欲宣伸紙縱筆不復  
有所揀避子爲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

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亾恙然則詩中有史固  
不使石壕吏廬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  
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竽楚國多狗其卷而懷  
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  
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  
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  
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



年最後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  
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  
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夷狄禽獸  
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  
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  
國家內外治疎爲采微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  
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  
代爲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乙覽  
藏之祕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

煙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  
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  
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  
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  
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  
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  
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  
事孝也仁且孝歟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喜不亦  
重可敬夫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均中至予十二世系益  
蔓歲合族亾慮數百人敘拜行酒少長秩如子  
以奧里第二支松存爲伯仲行別二十年更陵  
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爲錄而子隱州郭於是相  
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  
英雋角輒齟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  
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  
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

與爲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有如君者蜀  
日越雪政自寥寥夫錄以舉善君裁鑿精月書  
季攷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  
取友士灑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  
一縷若有若亾然而生人之類不爲禽獸鬼域  
者無喪文之理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  
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  
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

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脩竹王公有詩千餘子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傳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閒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爲



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  
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  
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已前輩評  
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狂寤寐不忘中  
原與拜鵲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  
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源普度紀勝詩序

橫舟真人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卜元主  
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閣高綠章夜扣三泉錮魄

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  
毛豎許山曹君爲詩美之金春玉應鉅帙粲然  
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不及拯人於  
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  
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彝  
教脩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  
寧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  
少而小人多旣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  
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沈



冥此荒幻之說興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尚寒士如六日蟾蜍無所於用往往游心冲素以康濟其身乃或逸出於異爰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卽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子謂不然使

吾掃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過彼得藉以爲辭而告吾方惕然警懼如盤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予實忠子矣夫子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卽理也由理而動淵默雷聲方寸地卽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諸君尚勉之哉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歆頌沈王風



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  
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  
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沈鬱扶天墜閔人窮意  
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之而  
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提偏師亦  
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樓評萬象相知  
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賦孤琴詩曰邈邈今  
世耳悠悠古人心嘻世無古耳久矣高山峩峩  
流水潺潺吾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天喜不知奚

病哉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園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  
有異物焉馮之夜秉燭相對如夢君曰子客江  
西十年訪舊遊半人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  
淹黨遂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孟執斯文牛耳盟  
嘗爲子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于人世何速  
也語已各歛歔顧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  
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翩翩駕輕飈游萬里外



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胸中耿耿亾恙其爲具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齋薊洙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啓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書得行革偷從厚崇禮遠刑使人人得全其天地父母之仁而無豪髮之毀

況乎食稻衣錦不一顰其顏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攜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羣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慙藁過予虞庭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



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竅蚓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爲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解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藁以小慙名也何居子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爲工澳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

大好之茲藁得無類是乎故爲序其卷端以歸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旣舉桂抱月而歸風搏水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惋無憊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桀度春容可以施典冊薦郊廟乃雅沈頌歌鬱爲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



其禮義彝倫豐鎬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孤以君之集來請爲序子旣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尚謹而藏之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大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大師魏國公諱忠靖父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公生於寶

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辟淮東帥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宐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閣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贛州改知溫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府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爲倉



壽山集卷五  
官時吳門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  
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甌高二丈許載以  
舟遇圍投甌決去甌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  
以實申盡蠲其租八萬餘斛疇不謂智公始至  
某都喚里正久不至問故曰爲辦過都錢未登  
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笑曰  
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爲富翁矣卽力革前弊  
吏卒受絲粟以上坐以贓疇不謂廉過瓜洲督  
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

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  
所活酬之疇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懼不支  
公初下車銳然改作繚以牆垣一洗舊觀刑部  
尚書包公恢記之盱江書院舊有田郡因兵興  
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籍  
其畝三千餘撥入書院士得養爭淬礪以報公  
明年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  
之疇不謂敏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  
如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小如之兩足事聞讞



實竟杖流之要援不得入疇不謂斷於戲公以  
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  
專城意其忽視世故以爲不足經意而弘識遠  
慮務沈厚得大體智以開物廉以飭身惠以拯  
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  
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蒿日怵  
心已而屏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酒自號寶  
慶老人有寶慶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  
彝鼎焚香宴坐賞弄終日嘗曰吾以遣吾情焉

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王吳越宋南渡後  
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攜家還越而以疾終  
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  
六十五其孤以壬辰正月三日葬公于天台縣  
花桃山娶董氏封恭人先公逝子曩因來越侍  
公遊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詣  
予泣曰先人凡九寒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  
不獲辭乃摭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錢鏐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



葉門益弘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  
榮忠懿摯士歸朝廷黔黎富樂不識兵繇唐  
而宋幾廢興九王之後揚遠聲公二千石升  
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牀得賢子明經餘  
慶袞袞鍾雲仍嗟峩丹丘鬱佳城後千年兮  
仰茲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同  
出處人與其同然而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

以至固爭極辯不苟焉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  
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  
十二月甲申葬公于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  
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  
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  
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迪功郎  
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簿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  
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游京穎名  
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



舍安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  
公以前廡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  
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  
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  
耕隱薊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迹餘  
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粃萬事遊神高逸  
以辛丑十月得疾卽趣歸其友固畱醫理病日  
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僊登輿越十有二日至  
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歷已而伏枕又四

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  
齋曰初心沈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  
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土  
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  
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  
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  
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  
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  
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公哉



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贈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

人淪亾關于世教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蘇父其先繇婺徙溫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叔度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于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蚪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免乳習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榜六年庚戌再換文科歷仕外任漣水教溱漕東幹長樂宰贛倅兩淮制司機參淮西憲兩漕運



判權臨安府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  
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  
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  
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  
郎通籍改奉議自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曩  
公在六館時渠璫贖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關陳  
其罪疏不報同時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幕會  
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冒矢石  
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周細故

治法征謀獄情軍餉成效其職至於獻替論思  
每以四方水旱盜賊爲上言之儼然先正遺風  
柱折維裂渤澥揚塵閒關歸隱自歎祿豐功嗇  
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原來見公厖眉皓髮如  
商顏圖畫中人異且拜問以攝生之術公笑曰  
吾有夜氣丹矣爲文精實詣理有補世教課曾  
孫竹屋一燈丙漏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  
閒園翁溪友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倏盛夏  
時得微疾精神笑語亾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



翁侍戒以脩身齊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  
媿朱氏漕使雪廬趙公之甥先二十四年卒男  
一將仕郎蚤世孫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  
歲十一月己酉葬公于管峯之原於戲孟子謂  
天下達尊三有一已希況於全乎公爵三品齒  
九表德以參之歷麾節如韋素田具饘粥廬庇  
風雨可不謂清疾惡若臭嗜義若甘勢利熏人  
眾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窮閱少壯老  
終始于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脫根本

獨在乘化消搖返于大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  
是宜爲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怪雨盲風黃  
髮四朝白雲一竈維德之芳綿于世世

米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  
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其閒或隱或仕雖  
仕或不顯若齋於天矣而名父子難兄弟哲夫  
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



葉公銘之可由此觀之斯文之澤裔於前而豐  
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某字某生嘉  
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大父諱某故承  
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  
初和闈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  
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  
其文根義理而不銜於葩藻淳祐己酉薦于鄉  
景定辛酉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  
菴山隱齋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

命羸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  
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儷語亦  
關治教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  
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  
時未可進退以敏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戌  
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壺  
以忠信篤敬爲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良巷有  
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



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爲  
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  
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文未喪天後當有知子  
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  
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  
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  
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好醜  
千年孰壽孰天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

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以  
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  
鴻筆僕非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  
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  
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其大節以俟  
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略公諱元龜字錫疇溫平  
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



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闡升賢關擢嘉熙  
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扶彝倫贊  
婉畫卓有能稱用舉員五改官試縣一監州再  
登朝三縣有強寇公埽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  
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焉至  
於繫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  
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虺螫而不以為悔  
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  
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閣耿耿漢之三

君八俊也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  
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  
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  
公論所自出奈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  
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勳咸謂公相國故人要  
津立致公尺書不叩光範一廢六霜癸亥始以  
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田用為心膂  
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開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  
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  
讒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  
夫豈不知唯唯之為福諤諤之為禍然寧此勿  
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  
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  
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持麾人方悶悶  
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為世仰慕然則彼讒人之  
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晚簿  
曲臺意天以禮樂俟君子不半暮子郡郡又不

及試豈

復生人之寡祐哉京歸道得

疾及門

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

十六<sup>歲</sup>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  
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為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  
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  
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  
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  
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彙奇字法語各若干  
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黃巖簿晉



昌邵武軍戶曹鼎昌台州戶曹兼憲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柏蒼然公就殉隴自營繭室先葬立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挾河漢兮爲章抱鐵石兮爲腸與世漢落兮與道翱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囿形兮同死獨不死兮畱芳

故國學內舍遽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遽其氏也遽爲昆陽希姓今族

於南江者實自衢來至於君九葉爰派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遽氏鼻祖譜謀弗傳寥寥二千年間君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耀箕裘忠厚逮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逕韜略戊辰補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監舉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喪哀毀以至骨立詳於冢



舍而略其家豐於時祭而菲其奉髮垂白每道  
父母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  
仲氏怡愛謁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  
禱徬徨不辛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  
珪組何爲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  
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  
所至無完室君旋被荒穢結小屋數間繚以榆  
柳種菊蒔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卷  
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時美景燕洽族

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真詞盡醉而止念生無所  
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侵蒿目語  
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輟廩分賑又海糴以  
續其匱貴人而賤出人德其濟曰遽公活佛也  
悲夫以君之行已及人明於大體而周於細故  
其爲君子之後也庶乎無愧矣娶林氏裕院公  
之女男霆龍歸章氏爲婦君生於宋嘉定庚寅  
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  
有二初君自卜兆于靈溪之原詔霆龍曰美哉



斯丘竊而深廓而有容是為子千秋之幽宮子  
死葬毋越三月循古禮也靈龍祇治命以臘月  
甲申奉柩藏期薄而乞銘於子子以同舍郎不  
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許  
采芙蓉兮江之涘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  
兮在土垂孝友兮詔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欻歔逃之酒既不可將逃於永

歸之宅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尚友千載竊慕高  
風自志玄宅又擬自輓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  
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揚雄草玄  
韓愈鉤玄非惚非恍玄在天地先窅微深妙萬  
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為病將黜  
聰明泯好惡身世兩忘而復返於玄雖玄於中  
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於匱欲掩其光而光卒  
不掩玄得無尚白歟乃為銘銘曰

橋門之雋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眾



皆瓦毀我獨壁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孰  
真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如抱  
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鑄

霽山先生集卷第五

霽山集拾遺

知不足齋輯補

詩二首

錦屏山

錦屏鬱嵒峩秀出城之西直是神氣積宛若屏  
障開蒼翠出重壤上與浮雲齊幽花被晴壁古  
樹欹層崖下有張夫子讀書事幽棲于今幾百  
歲衣冠多世才偉哉據名勝林泉足徘徊茲晨  
幸休暇杖履同攀躋和風集輕裾好鳥鳴啾啾  
勇往遽忘疲窮深陟崔嵬極目萬里外頓覺羣



山低長嘯倚孤松暢然舒我懷

此首見萬歷溫州府志

瑞安院

在仙壇山

倚山寶閣照崔嵬山鳥山雲自去來竹籟曉和  
幽梵合藤花春入古松開丹空遺竈形難蛻草  
暗孤城首重回處士淒涼猶是晉廬山蓮社許  
參陪

此首見弘治平陽縣志

文二首

州內河記

平陽為東浙鉅邑河為邑鉅利晉太康中郭景

純所定也治挾兩山河縈迴如帶而源有二一  
嶺門一昆巖兩道南落直走河以經治之東西  
一從白石諸峯迢遞而下折入河以緯治之北  
至市橋始合流又北至抗雲橋與塘水逆復合  
流轉而東勢益深廣按水法來去利其最利者  
可濟枯旱可洩淹澇可濯可烹出郭外引溉民  
田數十里訖歸于海故為利鉅邑猶身也河血  
脈也血脈壅則身病河壅則邑病不壅不病也  
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莽為礫區流僅如綫明



年汪令季良來官民居稍構亟浚之容演如故爾從繭絲相急河漸壅不暇問縱有問者苟焉而已架浮屋歲以租入官堙穢益甚疫厲凶荒之變無歲無之德祐改元王君應嘉以永嘉警曹被檄攝令首訪水利議重浚遂蠲浮屋之租戒民自除毀民亦樂於去病而卽利也爰乘冬隙赴役若子來罄飛畚運委土成丘深視昔增三尺餘則又疏東門之池渚其流障登瀛之狹望其漏爲河計詳且密矣竣事視衆相慶令翼

然曰浚之難未若壅之易也壅起於侵今浮屋爲河害去之其租利入于官蠲之時異事殊民無蔽于實害者將復侵乎長民者無動於微利而聽其侵乎願相與保之所不同心有如河乙亥十二月日記

平陽州志序

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于永寧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年以縣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于溫迺選



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  
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徧采圖  
謀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撫星宿遺義職不備不  
實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蘖以詩書飾  
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  
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捧路檄來補平陽瑞  
安二屬州志侯喜曰此予欲爲而未遂者也子  
生長是州好古博雅其得辭以告同僚長以下  
皆喜乃廩館之共筆札德元祖述編譜按舊聞

訪殘刻山林遺錄官府近制無不博詢旁采增  
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定去取于侯其友前西安  
教諭陳天佑孝章相與策集手抄窮日夜不爲  
無助志於是成咸曰勤哉繼而謝公振孫來守  
是州捐捧率先錢之夫事有若迂而實有功雖  
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教化風俗之所關志  
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杞宋不足徵  
夫子亦傷文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  
而來山川易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瞭然在目



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嘗習斯亦可附千古良史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候令屬子敘於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爲詞章聲情綿邈音節悲涼足以淒金石而泣鬼神元統甲戌崑陽章祖程爲之評註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間鄉人呂洪綴緝墜亡編詩若文爲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年代有傳刻殆天畱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惜嘉靖中遼藩光澤王重刊刪除章註殆盡同時馮彬亦有刻本則又任意割裂失其本真幸章註賴以獲全是亦不爲無補耳至



我

朝吾鄉汪士欽復據遼藩本開雕而世漸不知有章註矣予祖通介老人嘗讀而病之

暇時盡出藏本命正言參校刻入叢書既竣

謂正言曰先生孤忠亮節自在天地間不必

以詩傳卽詩亦何必藉我以傳所以區區爲

此者庶幾崑陽之註或由此不致泯沒爾卷

後補遺詩文四首乾隆庚辰永嘉張潛哉先

生抄贈潛哉以平陽久無其書從予家抄錄

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聞忽忽已五十

餘年矣汝其均爲我識之正言謹誌時嘉慶

十五年歲次庚午七夕



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聞忽忽已五十  
餘年矣汝其均爲我識之正言承命謹誌時  
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七夕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閒鄉先  
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版已散失璠幸生  
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奧別業遺址寤寐  
流風夙欲重鐫其集蒐輯彙載厘始成編又  
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至武林聞  
歛西鮑淥飲先生彙刻霽山集於知不足齋



叢書因急買舟訪先生於青堆寓廬索書見  
示則已哀然成帙矣紬擷之下竊嘆先生以  
番番黃髮猶復好古不勌而璠蓄志有年仍  
瞠乎先生之後爲可媿也卷末有先生文孫  
跋言乾隆庚辰有永嘉張潛哉先生曾以平  
陽久無霽山集從先生家鈔錄以歸將壽諸  
梓之語璠讀次因語先生潛哉名綦母平陽  
明經非永嘉人也生平好古工吟咏今歿已  
久所鈔錄霽山集亦散佚無存矣相與歎息

久之遂語璠云余於是書五十年前曾與潛  
哉有重刻之約今書適成而子於千里之外  
復不期而會且皆霽山鄉人足見文字因緣  
子盍爲記其事璠自念有志未逮今幸觀是  
刻之成霽山忠義之氣旣不墜於地而璠之  
夙志亦藉以償矣因不辭固陋謹述一時欣  
歉之懷而爲之跋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  
日後學蘇璠謹誌





